

杜迈之 张承宗 著

葉德輝評傳

岳麓書社

葉德輝評傳

杜迈之 张承宗 著

岳麓书社

一九八五年·长沙

1053007

责任编辑：刘 柯

装帧设计：曾东藩

封面题字：顾廷龙

叶德辉评传

杜迈之 张承宗著

*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198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0,000 印张：4.5 印数：1—2,000

统一书号：1285·67 定价：0.85元

前 言

叶德辉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代表性的封建顽固派，是湖南著名的劣绅。戊戌变法时期，他因攻击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维新派领袖、反对变法而名噪一时。一九〇〇年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义失败后，他同湖南巡抚俞廉三等紧密合作，大索党人，并奉俞命，编纂《觉迷要录》，根本抹煞新旧界限，力倡以顺逆为判别是非的唯一标准，深得顽固派的赞赏，俞廉三称其功不在攘斥佛老的韩愈之下。辛亥革命后，他以亡国遗臣自居，不甘心封建专制王朝的覆灭，敌视民国。当袁世凯帝制自为时，他组织一班遗老遗少，大搞尊孔读经，替袁氏效劳。由于他一贯敌视进步，反对改革，又长期凭借封建势力，武断乡闾，在一九二七年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群众运动兴起时，他继续以嘻笑怒骂对待革命群众，终于遭到了革命群众运动的惩罚。

另一方面，叶德辉作为一个古文史研究者，曾搜集了大批古书、古物，长期从事版本目录、校勘和史学、文字学的研究，撰述丰富。他的学术活动中，有很大一部分固属为维护封建正统秩序尽心竭力，但在某些方面仍作出了一定成绩，足资传世。

由于叶德辉政治立场顽固，思想腐朽，著作十分庞杂，而有些著作还具有一定的学术性，在学术界产生过一定影响，要分析、批判、研究好这些东西，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
一方面要清除垃圾，另一方面又要检出有用的东西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用辩证的方法，要有科学的分析，要有充分的说服力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必须正确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。叶德辉政治上顽固，其学术活动中有些东西又是直接为其政治活动服务的，但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成就。对其学术成就，我们既不要回避，也不要抹煞，而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，同时指出其中的糟粕，说明其反动性。只有这样处理材料，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。

为了叙述的方便，本书分上下两编。上编按时代顺序介绍叶德辉的家世、出身及其政治生涯，下编则着重评价其主要学术活动。有的因两者关系十分密切，则采取穿插进行的方式。

目 录

前 言..... 1

上 编 政 治 生 涯

一	家世与出身.....	(1)
二	反对维新变法.....	(4)
三	编纂《觉迷要录》.....	(17)
四	在长沙饥民暴动中.....	(22)
五	敌视辛亥革命.....	(28)
六	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劳.....	(31)
七	武断乡曲.....	(42)
八	糜烂的生活.....	(48)
九	叶德辉之死.....	(52)

下 编 学 术 活 动

一	版本目录学的研究.....	(61)
1	《观古堂书目丛刻》.....	(68)

2	《藏书十约》、《观古堂藏书目》与《郇国读书志》	(68)
3	《书林清话》与书史研究	(78)
4	对《书目答问》的补正	(90)
二	刻书活动	(95)
1	《古今夏时表》	(95)
2	《元朝秘史》	(100)
3	《通历》	(103)
4	编刻家集	(109)
三	文字学研究及其局限性	(119)
附录一	叶德辉撰辑校刊书目系年	(123)
附录二	叶德辉未刊书目	(133)
后 记		(135)

上 编

政治生涯

一 家世与出身

叶德辉，字奂份（一作焕彬），号直山，一号郇园^①，一八六四年（清同治三年）出生于一个小商贩家庭。他自称：“余姓出于楚之叶公，世家南阳，自宋南渡，迁越迁吴，号为望族。”^②并将宋代的叶梦得奉为其六世祖，借以炫耀其门第之高贵。当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推进至苏浙地区时，其父叶雨村（字浚兰）带着家小由江苏吴县迁至湖南，在长沙落户，后以湘潭为籍。叶雨村在吴县时，原是一个以种植枇杷、贩卖水果起家的小业主。迁入长沙后，他家最初在坡子街开公和染坊，后在小西门正街

①郇（读xī奚），据叶德辉《郇园北游文存》中《郇园字义说》：“郇，在春秋时属鲁地。……《说文》：郇，汝南召陵里，从邑，自声，读若奚。凡《说文》，读若之字，皆可通假。《谷梁》：盖假郇为奚，后人少识郇字，以其与郎相似，故误为郎耳。”该文又说：“园”为“园圃”，有“广大”之意，“其中所树皆果蓏之属，此如布帛菽粟不可须臾离也。”按：郇既属鲁，鲁为春秋时儒学发源之地，叶德辉取号“郇园”，有笃守儒学，须臾不离，且要广大之意。

②《校辑《鬻子》序》，《郇园先生全书》（以下凡引此书不再一一注明）。

与人合伙开设玉和槽枋。及至积资渐丰，复得其同乡姻亲劳澂（劳九芝药房老板）的资助，与钱姓商人合伙经营黑茶生意，运销甘肃一带。其后，更在樊西巷、坡子街开设德昌和钱铺与怡和百货号。由于叶雨村精于盘剥，很快累资至万金以上。叶德辉发迹后，更在湘潭广置田产，年收租谷两千担以上，其父还捐得“候选直隶州知州，二品封典”^①的官衔。

叶德辉兄弟四人，他居长，八岁入小学，幼读《四书》、《说文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及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等书，接受了一整套封建正统思想。他十五岁时曾弃学经商，但为时很短，未三月就重新入学，习八股试帖，一心猎取功名，十七岁入岳麓书院读书。他在湖南原无县籍，经其业师湘潭人徐峙云介绍，捐银二百两入学宫，遂取得湘潭县籍。一八八四年（光绪十年）考入县学附生，次年乡试中式举人。

一八八六年（光绪十二年），叶德辉“以公车偕计入都”，^②开始其政治与学术活动。目前我们所见叶氏最初所撰的文章，是一八八九年（光绪十五年）撰于都门长沙郡馆的《〈尔雅图赞〉跋》。《尔雅图赞》为晋郭璞撰，明严可均集。严叙称郭璞“博洽工文，覃精术数，……杀身成仁。其为赞也，穷物之形，尽物之性，羽仪经业，粹然儒者之言。”叶跋又盛赞严氏“抉择之精，校讎之密，羽仪经传，揖让姬孔”^③，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叶氏维护封建儒学的正统观点。

①许崇熙：《郇园先生墓志铭》，《碑传集补》。

②《〈曲中九友诗〉后序》。

③见《尔雅图赞》叶氏刊本。

一八九二年（光绪十八年），叶德辉“成进士，以主事用，观政吏部”^①，在官僚地主统治集团中取得了一定地位。但因为主事的月薪只七两银子，当然不能满足叶德辉的名利欲望；以家庭经济情况论，他也不愿呆守这个京官的位置。所以，当他得到这个“钦点主事、观政吏部、保升员外郎加四品衔”的出身后不久，就以乞养为名，请长假回籍。

在叶德辉的发迹史上，王先谦起了一定的推毂作用。

王先谦（1840—1917年），字益吾，号葵园，长沙人。同治四年乙丑（1865年）进士，授编修，历官国子监祭酒，督江苏学政。一八八九年奏准开缺，居家长沙。次年，郭嵩焘挽他主讲思贤讲舍，一八九二年移主城南书院，一八九四年后充岳麓书院山长。叶德辉以乡试时的房师谢隽杭（山东福山人）系王先谦的门生，因称王为太老师，并深得王的赏识。叶由北京回长沙后，王先谦即亲临拜访，见他“决事明快”，有事必邀他参与策划。从此，官府渐知其名，叶家“门户日启”^②。在王先谦的大力提挈下，叶德辉很快跻身于湖南权绅集团，成为有名的劣绅。

叶德辉回家后，移居长沙苏家巷。湖广总督张之洞任他为湖北存古学堂分校及两湖米捐局总稽查等职。叶德辉利用权势，时将该局米捐全部存入他家所开设的德昌和钱铺，常集一二十万不解，借此作为资金，囤积谷米，攫取暴利。

①许崇熙：《葵园先生墓志铭》。

②《葵园六十自叙》。

二 反对维新变法

湖南地处我国中部，地理位置极其重要，在戊戌变法期间，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，也是维新派与封建顽固派斗争特别激烈的地区。早在一八九四年（光绪二十年），江标（字建霞，江苏元和人）出任湖南学政，即大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。一八九五年（光绪二十一年）八月，陈宝箴任湖南巡抚，思想上倾向变法维新，支持江标整顿校经书院，创办《湘学新报》，提倡西学。叶德辉对这种变革是十分抵触的。他于一八九六年（光绪二十二年）再次入都，住北京宣武门外库堆胡同浏阳会馆，时徐仁铸也在北京，看到清政腐败，赞成康有为的变法主张，叶德辉不以为然，持反对态度。^①一八九七年七月，黄遵宪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，代理湖南按察使；九月，徐仁铸接任湖南学政；十月，谭嗣同辞官从南京回到湖南，与唐才常等共同促进陈宝箴、黄遵宪等凭借官方力量，积极推行变法新政。他们在省城设立时务学堂，由抚院任命熊希龄（字秉三，湖南凤凰人）为总理，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，韩文举、叶觉迈、唐才常为分教习。梁启超到长沙后，亲自拟定《湖南时务学堂学约

①《翼教丛编》卷四，《〈销轩今语〉评》序：“丙申（1896年）再游京师，见先生（指徐仁铸）于寓宅，时先生悲悯时事，颇张康有为之说，余不谓然。”

十章》，特别强调：

“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，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之经，以求治天下之理；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，证以泰西、希腊、罗马诸古史以为之纬，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；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，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图强之道，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，及各国报章，以为之用，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。”^①

在陈宝箴的主持下，湖南维新事业陆续开展，先后举办了新式水陆交通事业和矿业，成立时务学堂，武备学堂，还由维新人士创设了南学会，出版了《湘学新报》、《湘报》，使湖南新政成为全国之冠，风气大开，耸动中外。

王先谦、叶德辉等一班顽固派士绅，对维新事业心怀不满，但由于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倡行“自强”新政，正在观风使舵，他们也就诸事随声附和，并力图把持操纵。看到兴办工矿事业有利可图，士绅中有的还投资入股，如和丰火柴公司、宝善成制造公司等官督商办企业，即为王先谦、黄自元（字敬舆，安化人，曾任宁夏府知府，时任长沙校经书院山长）、张雨珊（字祖同，长沙人，候选郎中，学部大臣张百熙之兄）、杨巩（字少曾，长沙人，由四川州县捐升道员，王、叶集团劣绅之一）等朋比把持。王先谦、叶德辉还摆出一副“领袖群伦”的姿态，背地里却挑拨离间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，并用流氓手段与维新派争夺青年。一八九七年（光绪二十三年）十一月，时务学

^①转引自《湖南省志》第一卷第142—143页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1962年版。

堂刚开办不久，叶德辉就给石醉六写信，说：“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，以佐其改制之谬论，三尺童子，无不惑之。”他攻击说：“公羊之学，以之治经尚多流弊，以之比附时事，是更启人悖逆之萌”，污蔑维新思想为“洪水”、“猛兽”。石醉六原为江标在邵阳主持岁试时录取的第一名秀才，颇为江所器重。江教他以其乡先辈魏源为师，讲求经世之学，不要埋头于八股试帖，并送他进长沙校经书院肄业。江以叶长于考据，因又介绍石从叶受经学。石注册于校经书院，而住在叶家从学。后来，江标发现叶言行乖谬，即嘱石与其同学刘焕辰迁居学署，以脱离他的影响。石、刘在江标的教导下，倾向新学，叶对之极为不满，除继续对他们进行拉拢蛊惑外，还极力阻止他们进时务学堂肄业。一八九七年（光绪二十三年）江标任学政期满离湘时，石、刘决定随行赴沪。届时，叶竟设计诱骗石、刘至其家，用暴力禁闭于斗室中。江遍寻不得，知为叶作祟，乃延迟行期，托王先谦、梁启超、熊希龄等先后与叶交涉，叶却矢口否认。直到江离湘后，石、刘才得恢复自由。石醉六以叶使用流氓手段阻其前程，极为愤怒，从此与叶绝交。当时，叶在给熊希龄信中，还俨然以石、刘的监护人自居，吹嘘自己如何“爱才之深”、“育才之切”。^②后来，石醉六经徐仁铸介绍进时务学堂学习，叶德辉又写信教训他，并极力攻击徐仁铸、梁启超，诋毁新学。

王先谦、叶德辉等的两面派手腕，使熊希龄也吃过不少苦

①《与邵阳石醉六书》并附记，《邹园书札》。

②叶德辉致熊希龄原函写于丁酉（1897年）十二月初一日，见戊戌（1898年）五月《湘报》第112号熊希龄《上陈中丞书》附录。

头。他任时务学堂总理，曾与王先谦、张祖同、叶德辉合作共事，当后来发现他们把持新政、攘权夺利的种种卑鄙手段时，即上书陈宝箴，痛斥他们：“久居省垣，广通声气，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，供其指使，一有拂意，则必设法排去之而后快。”并说：“今既仇深莫解矣，请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，此后龄若死于非命，必王益吾师、张雨珊、叶焕彬三人之所为，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。”^①

一八九八年（光绪二十四年）变法维新运动全面展开，维新派力量不断壮大，特别是当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影响逐步扩大时，封建顽固派都感到继续把持操纵已不可能，乃转而与维新派公开决裂，向维新运动发起猖狂的进攻。善于投机的张之洞开始转向，他打电报给湖南学政徐仁铸，说：

“去岁躬从过鄂时，鄂人力言《湘学报》多有不妥，恐于学术人心有妨。阁下主持风教，务请力杜流弊。……近日由长沙寄来《湘学报》两次，其中奇怪议论，较去年更甚，或推尊摩西，或主张民权，或以公法比春秋，鄙人愚陋，实所未解，或系阁下未经寓目邪？此间士林，见者啧有烦言，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矣。”^②

叶德辉与王先谦狼狈为奸，同张之洞紧密配合，并与在北京的侍御朱一新遥相呼应，对维新派猖狂反扑。他们先是煽动岳麓书院落后学生宾凤阳等给王先谦上书，说湖南“民风素朴”，

^① 熊希龄：《上陈右铭中丞书》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《戊戌变法》第二册，第588页、591页。

^② 《张孝达尚书电致徐学使书》，《翼教丛编》卷六。

本为一“安静世界”，自黄遵宪来后，“而有主张民权之说”，自徐仁铸来后，“而多崇奉康学之人”，自梁启超讲学后，“大畅师说”，使湘省民心“顿为一变”。时务学堂违背了“名教纲常”、“忠孝节义”，使学生误入歧途，成为“无父无君之乱党。”^①然后，王先谦与叶德辉联络在籍顽固派绅士，向巡抚衙门递进《湘绅公呈》，诋毁梁启超等“自命西学通人，实皆康门谬种”^②，向陈宝箴施加压力。他们还煽惑岳麓、城南、求忠三书院部分学生，商订所谓《湘省学约》，说：

“自新会梁启超来湘为学堂总教习，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，蛊惑湘人，无识之徒，翕然从之。其始随声附和，意在趋时；其后迷惑既深，心肠顿易。考其为说，或推尊摩西，主张民权；或效耶稣纪年，言素王改制，甚谓合种以保种，中国非中国；且有‘臣民平权’、‘君统太长’等语……似此背叛君父，诬及经传，化日光天之下，魑魅横行，非吾学之大患也哉！”^③王先谦、叶德辉与张之洞唱的是一个调子，他们对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恶毒攻击，并企图通过学约，“正心术”、“核名实”、“尊圣教”、“辟异端”、“务实学”、“辨文体”、“端士习”^④，借以欺骗、麻醉、束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，不让从事维新活动，从而将湖南正在举办的新政一笔勾销。

在封建顽固派向维新派的进攻中，叶德辉的手法尤为恶劣。他以“在野贤者”自居，打着“维持风教”的幌子，顽固抗拒

①《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》，《翼教丛编》卷五。

②《湘绅公呈》，《翼教丛编》卷五。

③④《湘省学约》，《翼教丛编》卷五。

维新的潮流，他说：“今日学术溃裂甚矣。战国之世，患在杨墨，孟子辟之；八代以降，患在佛老，韩子朱子辟之；今日之世，患在摩西，无人辟之，且从而翫之，以至异说横流，谬论蠹午，衣冠世族，廉耻道亡。”^①所以，他公然声言：“鄙人一日在湘，一日必拒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顾。”^②他串同王先谦等写信给在北京的顽固派党徒，制造下流谣言，诬蔑维新派人士，如说陈宝箴跪拜洋人，使妇女易西种；又唆使其徒党宾凤阳等散发揭帖，诬诋时务学堂教习“择堂中子弟文秀者，身染花露，肆行鸡奸。”他将自己写的这类文章，连同他与南学会皮锡瑞等辩论的往来书信，刻印成册，遍送省内外各地的顽固分子，把湖南的维新变法活动说成是“毁教灭种，无父无君”的“悖乱逆谋”。同时，他们还散布谣言，进行挑拨离间，如说陈宝箴不信任梁启超，或谓王先谦将代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理。在南学会成立之前，维新派本拟皮锡瑞任校经书院主讲，叶即以“皮梁”讽之（借鞋业市招“股子皮梁”字样，辱骂皮锡瑞、梁启超），以致校经书院始终为顽固派所把持，更换主讲卒未实现。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，主张变法，说：“中国微弱，四夷交侵，时事岌岌可危”，政府当局“深知变通以开民智、求人才为急务”，希望大家讲求“有体有用之学”，以匡济时艰。^③皮锡瑞的儿子皮嘉祐也颇有进步思想，曾在《湘报》上发表《醒世歌》，宣传科学，说：“若把地球来参详，中国并不在中央，

①《与戴宣翘校官书》，《郇园书札》，又见《翼教丛编》卷六。

②《答人书》，《郇园书札》，又见《翼教丛编》卷六。

③《皮鹿门学长第一次讲义》，戊戌（1898年）二月《湘报》第2号。

地球本是浑圆物，谁是中央谁四旁？”^①叶德辉竟致书皮锡瑞，大加责难。他抬出清初吕留良文字狱之事进行威胁，说维新派是“藉保护圣教为名，以合外教”，宣称“孔教者，人心之所系也；士大夫者，又孔教之所系也。”胡说“中国服圣人之泽久矣，虽不识字之农夫、牧竖、妇人、幼子，无不有孔子二字横于胸臆间。”他攻击维新派是“张皇太过”，“溃败愈速”，是不“求实”而“空谈”。他特别反对改革科举制度，认为这将使“高才博学坐是困于场屋，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。”“今日之试卷，满纸只有起点、压力、热力等字”，都是“空谈”。更何况“康有为改制伪经，其狂悖骇俗”，所以，“断不可以康有为搅乱时政，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。”最后，他装模作样地劝皮锡瑞“勉事圣君”^②，明哲保身。针对叶德辉的非难，皮锡瑞义正辞严地回答说：

“弟所学本兼汉宋，服膺亭林、船山之书，素主变法之论，今讲已十余次，所说非一端，其大旨在发明圣教之大，开通汉宋门户之见。次则变法开智、破除守旧拘挛之习，如是而已。……讲学为人诟病久矣，百年以来不闻此事，少见多怪，无论是不是必举国哗然。弟明知之而不避者，以时急如救焚拯溺，即焦毛发、濡手足，所不辞也。……湘人无乡谊，好自相攻击，……湘人结习，本不足怪。至于联语丑诋，更属无赖所为。”^③叶德辉在《答南学会皮孝廉书》中，又说“湘人无乡谊，好自

①皮嘉祐：《醒世歌》，戊戌（1898年）三月《湘报》第27号。

②《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》，《郇园书札》，又见《翼教丛编》卷六。

③《郇园书札》附《南学会皮孝廉书》，又见《翼教丛编》卷六。